

怀念——
记录·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线索征集: E-mail: www.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 (0531)85193207

怀念

女儿的“画展”

□杨福成

晚上我刚到家坐下，女儿就说：“我要去布展了。”听到这话儿，我有点惊奇，就问她：“天都这么晚了，你到哪儿去布展啊？”我也不会想到，女儿很得意地说：“厕所！”

厕所？我家的厕所最大也就一个多平方，能当展厅？我感觉女儿是在开玩笑。

但我错了，女儿没有把这事儿当玩笑，她拿了一支笔，走进“展厅”，认认真真地在“展板”上进行创作，十分投入。过了一会儿，女儿高兴地大声吆喝：“快来看啊，我的画展开幕了！”

我走进一看，立时被她的作品感动了。在靠近马桶的地方，她画了一个展厅的门楼，两边的门柱上分别写着“杨千蕙”“小画馆”，门楣上写着“开馆”。

正对着厕所门的地方，画着两棵小树苗，嫩芽新发，竞相生长，很有生命

力，紧接着是一幅“囿”字的现代书法创作，再拐过去，也就是马桶的正对面，画着一幅史努比，憨态可掬，十分可爱。整个展厅，就这么几幅作品，疏朗有致，别开生面。

看过的展览无数，令我如此感动的，的确是很少有。缘何？我们成人办展览，无论名气大小，无一不是为名利而展览。而我女儿却不一样，她的眼睛里没有一丝名利。她在厕所举办展览，肯定不会引起什么轰动，也不会吸引多少观众，但她所得到的快乐，肯定是要比我们成人多得多。缘何？我女儿在厕所办展览，她所追求的，只是快乐。

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在追求快乐，然而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是越单纯，快乐越多；越复杂，快乐越少。这个道理，孩子不懂，但他们常常能获得很多的快乐；成人懂，却往往是越懂越糊涂，以致很少能获得快乐。

风树之悲

□魏信峨

年年暮春花落去，年年今日伤心时。三年前的今天，我成了一个没娘的孩子。尽管我已秋染双鬓，尽管我已年届天命，但是三年来，乡愁般的忧伤无时不在伴随着我。今天是母亲的祭日，是给母亲上坟扫墓的日子，想来母亲的坟茔已是荒草凄凄。每念及此，心中惶惶然、凄凄然，关于母亲的思念便多了起来。

对于母亲最初的记忆，就像是网络上流行的笑话：“某某，你娘喊你回家吃饭了。”当下流行的笑话，本来是对一些人的调侃和戏虐，但对我却是温暖的记忆。我的童年正逢“文革”后期，生活的窘迫自不必说，母亲的辛苦也是不必说的，那时候大家都是这样。政治生活的反常荒废了我们的学业，倒也成全了我们的野性和野趣，一年四季无时不在折腾。记得每到冬季，封冻的河面，村外的树林，都是我们的战场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每当夕阳西下，倦鸟归林，暮色霭霭的时候，总是传来母亲悠长而亲切的呼唤。

母亲唤我乳名的声音穿过河面，穿过树林，穿过袅袅升起的炊烟，而我总是第一个就能听到母亲的呼唤——也许是母子之间的心灵感应，也许是母爱的磁性，这时的我就像是见到了妈妈的雏鸡，扔下手中的一切棍棒刀枪，飞奔到母亲的怀中。仰头看着母亲的笑容，心中无比幸福和踏实。母亲笑的时候眼睛弯弯的，目光柔柔的，母亲的眼神就像是温柔的小手，抚摸着我的全身，抚得我全身暖暖的，而我总是拱在母亲的怀里尽情地撒娇。然后蹦蹦跳跳地跟在母亲的身后，像是母亲的尾巴；或者是牵着母亲的手，一摇一摆地回到飘着饭香的家中。

其实，也只有在这冬季，母亲才有空闲唤我，春夏秋三季母亲总是忙碌不止，要到生产队里挣工分，还要操持家务，

我遵守大德的教诲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弥留时的母亲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，我想母亲是有感知的。从此，思念苦，苦得心中泪点点；思念悔，悔得梦中唤娘归。对母亲的思念就像当初离家远行的乡愁，每时每刻都在缠绕着我。

我还是跟母亲一个被窝，因为母亲生怕漫长的寒夜冻坏她的宝贝疙瘩，而我每晚在母亲怀里的梦乡都是甜甜的。

后来我长大了，参军入伍。远行儿就像是放飞的风筝，母亲的牵挂就是风筝的丝线。有了丝线的牵挂，风筝就有了根，有了搏击风雨的能力，部队的艰辛便能忍受，军校的刻板也能熬下来，那时的乡愁便是对母亲的想念。等到转业回到母亲身边的时候，母亲已是白发苍苍、老态尽显了。再后来父亲、母亲相继离去，从此便有一股忧伤时常伴随着我。对双亲的思念是不由自主的，更难自己。母亲健在，家虽破可总是温暖的；母亲不在，家便不家，有家难回。每到年节总是有一种莫名的烦躁，事后想想那又是在思念母亲了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古人好雅，把对双亲的思念称作风树之悲。而在我看来更是痛，更是悔，是泉渔之悔，或是风树之悔。泉渔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慨，是对母亲的悔，更是对自己的恨，悔恨交加。母亲早已撒手人寰，而如今我虽不敢说是事业有成，却也家庭幸福、小康有余，再想侍奉老母于膝下，比登天还难。母亲在时，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满足母亲物质生活的需求，还以为是孝行尤佳，这也正是我最大的悲剧。岂不知百孝顺为先，对母亲的精神生活关心得太少，对母亲的唠叨还曾一度失去耐性。每每念及此事，悔恨交加、寸寸断肠，愧对老父的临终嘱托，愧对天良和母爱。

母亲西行前，我遵守大德的教诲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弥留时的母亲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，我想母亲是有感知的。从此，思念苦，苦得心中泪点点；思念悔，悔得梦中唤娘归。对母亲的思念就像当初离家远行的乡愁，每时每刻都在缠绕着我。

最初，思念就像是母亲牵挂我的那根丝线绕来绕去，萦回不断，最终在我的心头形成了一颗硕大的茧，紧紧地裹住心田。后来，思念变成了回忆，回忆还是像一根丝线，带我回到母亲健在的时光，让我感受到母亲慈爱的眼神，徜徉在母爱的世界。我想，这也是母亲对我的深情。

但愿天堂相会， 父亲和母亲能冰释前嫌

□刘殿玉

一直到六岁时，我才第一次见到了父亲。

爷爷和母亲经常告诉我，说父亲在南方一个叫新浦(现连云港)的地方工作，并说那里很美，让我长大了去那儿上学。因此六岁前，我的心里一直向往“新浦”那个地方，同时也天天盼着什么时候能见到我的父亲，看看他长什么样儿，对我会有多么疼爱。

六岁那年我的生日刚过，终于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父亲。

快过年的一天下午，我和几个小伙伴正在外面玩雪，忽见两个陌生人径直走进了我家。我有些好奇，就跟在后面进了家。进门后，就见爷爷和母亲出来招呼那两个人，同时把我也拉进了屋。原来，这两个人中，高个子的就是我的父亲，另一位是我父亲的朋友，爷爷让我叫他李叔。李叔人很热情，一见面就把我抱到怀里，还从提包里拿出了点心和糖果，对我亲热得不得了。相反，我的父亲却很冷漠，爷爷让我认他时，我叫了一声爹，他却只嗯了一声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对他特别怯，也不敢正眼看他。

父亲那次回来，是他跟我母亲婚后第一次回家，可他回家的日子，几乎没给我带来什么欢乐，相反却让我有了不少的恐惧。因为他不仅对我冷漠，对我母亲更冷漠。那些天里，我见母亲愁眉不展，时不时地掉眼泪。后来我才明白，父亲那次回来并不是为了探亲，也不是为了看看从没见过的儿子，他主要是为了跟我母亲“打离婚”。

父亲要打离婚，首先遭到了爷爷的坚决反对。爷爷一听火冒三丈，说他宁愿不要儿子，也要孙子和儿媳！在我们家，奶奶死得早，家里一直都是爷爷、母亲和我三人过日子。爷爷一直拿我当宝贝疙瘩，爷爷不能让我没了娘！

父亲那次离婚没打成，好歹在家过完了年，年后他便沮丧地回了新浦。

第二次见到父亲是我8岁那年。爷爷听了亲戚朋友的劝说，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：他让我跟着母亲去找父亲。爷爷他们以为父亲闹离婚，可能是因为我父母两人常年不在一起，所以就决定让我和母亲去新浦。我母亲没文化，人老实，她听从了爷爷的决定。

到了新浦后，父亲见了我和母亲依然还是那么冷淡。幸亏那里还有李叔等一帮乡亲，对我们照顾有加。碍于面子，父亲不得不做些表面文章，他让我在新浦上了学，那是我第一次认识了学校是个什么样子。

我和母亲在新浦呆了不到一年就又回到了昌邑老家。一是因为我在学校根本听不懂当地话，整天就像个小傻瓜，因此几乎每天都要

逝者档案



本文作者同父亲(左)在西安第一次合影

- 姓名: 刘敬一
- 终年: 74岁
- 籍贯: 昌邑市饮马镇新安庄
- 生前身份: 农民

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，并在那里转战南北。我住过地窝子，也当过文工队员和宣传干事，并在新疆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。

在兵团的16年中我曾探过三次家，第一次是在1968年，那时父亲已经从西安回到了老家，他是被下放回家的。回家后父亲在村里当了生产队长。那次探家让我对父亲产生了更大的怨恨：我当时已有女友，可父亲却硬逼我跟一个陌生女子在家成婚！他托关系给我们办了结婚证，并唆使爷爷母亲以死相逼。万般无奈，我只好就范。

要说我对父亲过去的不幸婚姻已有所理解，但这次他的逼婚却让我怎么也想不通。父亲对我婚姻的粗暴干涉，一下改变了我的轨迹。我不能重蹈父亲的离婚覆辙，为了对婚姻和家庭负责，1975年，我由新疆兵团调回了故乡潍坊市。

很难说清是什么原因，在我们这个家，爷爷和父亲、父亲和我，这两代父子间一直都很少有情感的交流和沟通。平时少有话说，说出话来也十分生硬。爷爷跟父亲如此，父亲跟我是如此。别看他们对外人有说有笑，可一旦面对自己的儿子便会立时拉下脸来。比如说，某件东西不知放在哪儿，我问父亲，他就会立时把眼一瞪：“你眼瞎呀，不会自己找？”父亲不只说话伤人，而且一些行为也让人很难理解。那时农村很少有纱门纱窗，吃饭时苍蝇纷纷落在饭菜上，让人十分恶心。我跟父亲商量装上纱门纱窗，他不吭声。没了法儿，我就在门窗上都钉了纱网，不想父亲见了，一把撕了去。那些年，农村都用水桶打水，我第一个在自家装了压井，村里人见了都十分羡慕。可我父亲却把压井搬到一边，依然还是用井绳和水桶打水。直到后来村里人都用上了压井，他才不再跟压井赌气。

父亲由于长期嗜烟嗜酒，结果不到60岁就患上了心脏病，60岁后又查出严重脑萎缩及老年痴呆症。

爷爷和母亲去世后，“农转非”时我把家里人的户口都迁到了潍坊。开始父亲不愿来城里住，后来我的两个儿子都到潍坊上了中学，父亲想念孙子，才不得不进了城。后来几年，父亲的病愈来愈重，住了几次院都不见起色，人基本处于痴呆状态，心脏病发作时呼吸艰难，药物再难以起什么作用。1996年11月24日(阴历十月十四)，父亲的生日刚过去4天，他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

父亲走了，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尘世，虽然每当我想起过去的一些事，仍五味杂陈，但父亲老来那却佝偻的身影、痛苦的病容，却永远地印在了我的心中，让我时时潸然泪下。但愿天堂相会的父亲和母亲能冰释前嫌，和睦相处，让儿孙安心。

挨父亲的打骂；二是母亲在那里也住不习惯，父亲的冷淡让她很难再熬下去。另外，独自在家的爷爷也天天想我，父亲便顺水推舟，让我们又回了老家。

在新浦的那段日子，唯一印象深刻的是一次父亲领我去戏园子看戏，他身边还带了一个女人，那女人拉了拉我的手让我叫“妈”，我瞪了她一眼，为此父亲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，那一耳光让我终生难忘！

时间就像过眼烟云，我对父亲的印象也一直像在烟云中。16岁那年，我初中毕业，正赶上“大跃进”后的天灾人祸，村里人没有粮食吃，爷爷便又狠了心让我去找父亲。

1959年，我毅然奔赴新

投稿信箱: www.3207@163.com

